

热历史

古人拜年如何“群发祝福”

邢虹

每到春节,各种各样的群发拜年短信、微信是少不了。古代没有这样快捷方便的通信方式,那么古人是如何实现“群发祝福”的呢?南京文史作家侯印国介绍,古人自有应酬妙法——群发“贺年卡片”,用自己的名片代表祝福。

“群发祝福”的风气,始于北宋

大年初一拜年的习俗由来已久,汉代就有互相拜贺新年的记载。侯印国介绍,宋代以后,拜年更是成为一种全民社交仪式,平日虽然久疏通问,但过年也要奉上祝福。

“互相问候祝福是自古以来的传统,但要在短短的过年几天里,逐一当面祝贺所有亲友故交,也确实有着现实的困难。”侯印国说,用自己的名片代表祝福,群发“贺年卡片”,这一风气大概始于北宋哲宗时期。

《清波杂志》载:“元祐年间,新年贺节,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。”所谓的名刺,其实就是现代人经常使用的名片。名刺上面的内容一般是姓名、官职、家乡之类的基本信息。“早期的名刺是一个竹片或者木片,唐宋时期已经变成一张纸片了,比较正式的用红纸泥金字,偶尔也有用绫罗书写,更为奢华。”侯印国介绍,宋代的一些官员文士,过年时要拜年的人太多,一则分身乏术,短时间难以一一拜访;二则对方也在四处拜年,未必时间凑巧,所以除了极为重要的亲友,其他就用写上祝福语的特制名片来代替见面拜访。这种名片主要靠家里的奴仆、佣人赶到各户人家分送,相对重要的则安排自己的子弟去送。

当然,不能把所有的佣人都派出去,因为别人也会派人来送拜年名片,家里得有个人负责接收登记。一般会用红纸做个大信封或者大纸箱,放在门口给其他人投递拜年名片,上面写着“接福”或者“代僮”之类的字样。另外还要准备一个本子,把拜年名片上的名字和住



▲古人拜年送名片场景

处登记下来,这个叫做“门簿”。清代的过年门簿,在第一页往往要先虚构几个来拜年的最贵宾客,常见的是“一曰寿百龄老太爷,住百岁坊巷;一曰富有余老爷,住元宝街;一曰贵无极大人,住大学士牌楼;一曰福照临老爷,住五福楼”,以此来图吉利彩头。

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拜年名片出自北宋文学家秦观

这种过年使用的名刺,虽然样式上和平时用的名片差不多,但内容上更像是一个极为简短的问候信件,确实是字面意义上的“短信”。“因其内容都是一两句客套话,所以历来人们都不怎么重视,也不会收入文集,所以最早的拜年名片出自何人之手、具体文字如何,早已无从查考。”侯印国介绍,单就流传至今的文献来说,能找到的最早的拜年名片,出自北宋著名文学家秦观。

秦观是江苏高邮人,他的一份拜年名片,当时被作为书法作品保留了下来,虽然现在已经失传了,但南宋收藏家张世南家中收藏了这个帖子的石刻拓本,在他的著作《游宦纪闻》中记录了其内容:“观敬贺。子允学士尊兄。正旦。高邮秦观手状。”帖子只有十七个字,最开头的三个字是自己的名字加上敬

贺字样。侯印国介绍,古人有名有字,一般在和其他人的聊天中,自己称呼自己要用名,表示谦逊。反过来称呼别人则不能直呼其名,要称呼字,不然就显得很不礼貌。只有长者和上级,才可以对晚辈或下级直接称名。后面六个字“子允学士尊兄”,子允是当时一位馆阁学士名叫常立的人的字,学士是其官职;尊兄是进一步的尊称;“正旦”就是大年初一;最后的“高邮秦观手状”六个字是落款,高邮是其家乡,“手状”是当时写名片落款常用的词,因为一般这种名片并不雕版印刷,都是亲笔手写。

群发拜年帖:“飞帖”式祝福

古时一到过年,主人给各路人物送上拜帖,仆人飞驰赶路,后代也将其称为“飞帖”。清代顾禄的《清嘉录》中说,这一天苏州拜年送帖的人“鲜衣炫路,飞轿生风,静巷幽坊,动成哄市”。

越是到后世,这种群发的拜年帖就越多。清代褚人获的《坚瓠集》中说:“拜年帖,国初用古筒,有称呼。康熙中则易红单,书某人拜贺。素无往还,道路不揖者,而单亦及之。”起初,拜年帖还跟以前一样,要写上对方的称呼,到康熙年间以后,风气更加虚浮,连平时路上见面都不打招呼的人,过年也要送去拜年帖。这种帖子当然就是批量写成,不逐一写收件人信息,只写上自己的名字“某某人拜贺”,便开始派下人群发。仆人发帖任务量太大,到门口喊一声“接帖”之类的词,还不等对方反应,把拜年帖塞到对方的接福袋子里就走。有的人家没有准备接福袋子,他们就直塞门缝里,随后匆匆赶往下一家,和今天在小区里挨家挨户塞小广告的差不多。

这种随意群发的拜年帖,就类似如今过年时,有人会复制一段内容,发遍通讯录里的所有好友。当然在古代也有很多人对这种“泛滥”的祝福表示不满。明代才子文徵明的诗说:“不求见面惟通谒,名纸朝来满敝庐。我亦随人投数纸,世情嫌简不嫌虚。”(《金陵晚报》)

谈古论今

古人过年也“值班”

张丽娜 刘如画儿

古代没有高铁、飞机,往返不便,远方的人回家过年耗时颇多,所以春节假期通常比其他节假日长一些。当然,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美好假期,总有些人春节也要加班,就连北宋大文豪苏轼也不例外。

古时候,春节不叫春节,而是叫“元旦”,或者“元日”“元正”。中国古时用农历纪日,在古人的概念里,农历正月初一才是“元旦”。

唐代诗人韦应物在《元日寄诸弟兼呈崔都水》中感叹:“一从守兹郡,两鬓生白发……日月昧还期,念君何时歇。”自从当了官,就没回老家过过年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这种情况是古代很多地方官过年时的真实写照。

宋笔记小说《南部新书》记载,唐代的御史台很会拿捏新人,凡是新入职的官员,照例都是“初入台,陪直二十五日,节假直五日,谓之‘伏豹直’。百司州县初授官陪直者,皆有此名”。

“直”通“值”。所谓的“伏豹直”,意思就是别的官员都走了,独留下此人值班,“如藏伏之豹,伺候待搏”。

《梦溪笔谈》记载,宋代的翰林馆阁轮流一人值夜班,轮值人员经常托故不去,并在“宿历”——值班签名表上随手写一个看似正当的理由:“腹肚不安,免宿。”一来二去,“宿历”被时人戏称为“害肚历”。

北宋大文豪苏轼,是个不擅长编造休假理由的老实人。他年轻时曾值班过年,熬夜守岁,“坐久灯烬落,起看北斗斜”,仍勉励自己“努力尽今夕,少年犹可夸”。

写“害肚历”谁不会呀,可努力的人不想瞎糊弄。过年不等于啥都停下,总得有人坚守岗位,才能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。既然要加班,那索性把思想境界抬高一些,辛苦我一个,幸福千万家,如此,“伏豹直”亦不足畏惧。(《洛阳晚报》)

史海钩沉

古人过年互赠礼物有何讲究

林月珊

农历新年将至,人们心怀期待,翘首企盼欢聚时光,同时也为走亲访友之际礼物的选择而烦恼。古人是否也曾为过年互赠礼物而费尽心思,又以何种方式表达心意呢?

“礼”起源于古老的祭祀活动,表示对神的敬意,后来也指代礼物。随着文化的发展,互送礼物习俗逐渐变化并形成特色。至于过年互赠礼物,早在三国时期就有记载,后来成为寻常百姓、文人墨客过年不可或缺的习惯,而且有很多讲究。

古代老百姓过年互赠礼物,讲究实用和情感表达。自晋朝起,过年期间,大家会互赠一份装满葱、蒜、韭菜、胡荽和芸薹等食材的“五辛盘”,意味着送去五谷丰登和家庭兴旺。装满酒肉菜肴的“年盘”和精致的点心及屠苏酒等美食,也是送佳品。除了食物外,古人还送一些实用的礼品,如皇历和荷包。皇历不仅包含吉凶宜忌,还寄托了对亲友的美好祝愿。而荷包可装下银两、香料和小吃等物品,既实惠又寓意幸福安康,成为广受欢迎的礼物。通过互赠礼物和互相走动,双方的感情得到了进一步加深。

古代文人墨客之间的送礼,犹如一场意境与文化的盛宴。北宋赵昌的《岁朝图》,将金石、书画、古董等雅玩摆放在案上,以花草勾勒春日景象,传递新年纳祥的美好愿望。自南宋起,互赠《岁朝图》等画作成为文人间的传统。除了互赠画作外,古代文人还会以“拜年帖”拜年,主人亲笔写下祝福语来表达情感。元代楷书大家赵孟頫过年送总管文房四宝,展现了对文化艺术的追求。而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的《西湖梦寻》和清代戴延年的《秋灯丛话》里写的送“山上雪”与“空中云”,则展示出古代文人的高雅情怀。这些独特的礼物不仅注重意境,更仿若文人的心语,呈现对艺术、美学和人文精神的高度追求。

回溯古代,古人过年互赠礼物,花样百出且讲究颇多。在这一现象的背后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多样的礼物,更是古人对生活、人情和文明的崇敬和美好祝愿。

《左传》有言:“礼,天之经也,地之义也,民之行也。”中国向来是礼仪之邦,礼之本贵在礼仪,礼的核心在其意义,不在数量的多少;礼的价值在传递情感,不在价值的大小。愿我们共同携手,在岁岁年年的传承中,迎接更多幸福安康的时光。(《汴梁晚报》)

生活史

新年闲趣说瓜子

瑶华

大凡以《岁朝图》命名的中国古代画作,主题都是吉祥花卉、时令摆设等,清代宫廷的一幅缂丝画却别出心裁,给岁朝清供的图景增加了新颖的点缀。画面设计成吉祥的葫芦形状,“通经断纬”的工艺精细逼真。梅花、山茶、天竺组成的花束插在觚形青花瓷瓶中。画面一角,小松鼠将立在三个爆竹旁边的瓷瓶扑翻,里面的瓜子散落出来。

瓜子不仅是家家户户逢年过节必吃的零食,也蕴含着“瓜瓞绵绵”的吉祥寓意,将意境清冷的文人画转变为喜庆热闹的年画。上方隶书题有乾隆的“御制诗”,体现了画的主旨:“绘图吉语叶开年,雅以风流喻别传。婀娜茶红报春丽,郁



乾隆御制岁朝图稿本

芬梅白颯风鲜。瓷瓶插处间天竺,石盂植来惟水仙。匹鼠探窠试五技,却倾瓜种兆绵绵。”

画中的瓜子外壳黑里透褐,形状扁圆,和葵花子不太相同,因为

它是古人常吃的西瓜子。宋代,随着西瓜的广泛种植,西瓜子没有被浪费,加盐炒熟后就是物美价廉的零食。人们还培育出了专门用来收获瓜子的籽用西瓜,俗称“打瓜”,瓜瓢酸涩,瓜子却大而饱满。打瓜瓜子有“南红北黑”之誉,江西信丰的红瓜子、甘肃兰州的黑瓜子都是著名的土特产。自清代同治年间起,南瓜子逐渐普及开来。

我们现在吃的“瓜子”,基本以向日葵的种子葵花子为主。向日葵原产于美洲,约在明代中期传入中国,当时主要作为观赏花卉,到了清代中晚期,才有了食用葵花子的记载。“后来居上”的葵花子既好吃又方便嗑,占据了“瓜子”之名,虽然它和“瓜”其实并无关系。(《今晚报》)